

國學小叢書

顧寧人學譜

謝國楨著

501/62/03

著者 謝國楨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顧寧人學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提要

顧寧人先生爲有清一代大儒。清代考證之學。寧人實開其端。其學風大旨可分二點。(一)通方致用。(二)求知求真。求知求真。卽啓有清考訂之學。而通方致用。則清儒所不及。顧其著述甚繁。初學者不易卒讀。而且欲得其思想系統甚難。

本篇之旨。在將寧人之學。爲有系統之介紹。便初學之閱覽。亦可供研究寧人之學者之一助。大旨效黃太冲著學案及李穆堂著陸子學譜體例。共分爲四章。

一傳略。將寧人一生事實學問品格加以介紹。用阮芸臺國史儒林傳稿體例。兼參己意。取便發揮。

二學術述要。寧人著作如日知錄文集天下郡國利病書諸類。茲撮要鉤元。分爲經學治道文史諸篇。爲有系統之介紹。雖此寥寥三萬餘言。已足見寧人學術之梗概。

三著述考。寧人著述甚繁。考其存亡板本原委。近人顧頡剛所著之亭林著述考。及日人長澤規

矩也之著述考均經採入。

四學侶考 寧人交遊最廣。身與江南社事。亦爲革命人物。（見拙作晚明黨社考）而其見善勇爲。取於人者最多。此篇在述晚明社會之背景。及寧人時代之學風。

至寧人之先世。張石舟撰年譜已未能詳言。今承江安傅沅叔先生假陳濟生啓禎遺詩。有顧氏先世傳。爲世間祕本。雖石舟亦未嘗見之也。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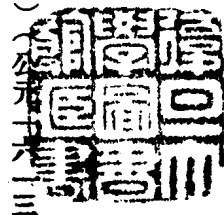
一傳略.....	一
二學術述要.....	二五
三著述考.....	一〇五
四學侶考.....	一三〇

顧寧人學譜

一 傳略（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一六八二年——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乙酉更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又嘗稱名曰圭年。亦或署蔣山傭。（張穆撰年譜）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歸吳下。遂爲崑山人。（江藩漢學師承記）曾祖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紹芾。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丁丑進士。翰林院簡討。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紹芾字德甫。號蠡源。生員。遵例入國子監。天才俊逸。工詩古文。善書法。爲董香光稱許。贊善生同應。字仲從。一字賓瑤。廩生。萬曆乙卯戊午副榜。恩蔭入國子監。工詩文。著有藥房秋嘯等集。娶何氏。仲從之子五。寧人其仲也。德甫生同吉。字仲逢。早卒。聘



王氏。未婚守節。撫寧人爲嗣。（張譜）

嗣母王氏。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宇之孫女。太學生述之女。年十七而仲逢亡。來歸於顧。（亭林餘集先妣王孺人行狀）養寧人於襁褓中。撫育守節。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漢學師承記）未幾天下兵起。明亡。乙酉清兵入南京。其時寧人奉母避兵。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間。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母聞之。遂不食。絕粒者十有五日。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目於地下。己卯晦。母王氏卒。又數日而兵至。（行狀）

寧人幼時。母王氏授以小學。紡績之暇。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明代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寧人十餘歲時。卽舉以教。年十一歲。祖蠡源公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且訓之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而已。』（亭林文集鈔書自序）寧人生而雙瞳子白。邊黑。見者異之。三歲時患痘。左目微眇。讀書一日十行。年十四爲諸生。與里中歸莊善。同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張譜穆案微雲堂雜記云。

元恭歿。余以詩哭之。又爲文祭之曰。「先王道喪。士習懦懷。孔子有言。必也狂狷。歸奇顧怪。一時之選云云。」按四字出於此。方常熟圍守時。寧人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彝仲於吳江。東授寧人兵部司務。既不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寧人與玄恭幸得脫。而母王氏遂不食卒。寧人既膺母教。常懷反正之思。次年閩中（唐王）使至。以職方司主事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母氏未葬。辭未赴。次年幾預吳勝兆之禍。葬事畢。將之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傭。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甲子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寧人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寧人通海。（時通鄭成功者謂之通海。實江南之大獄也。可知者有金壇無爲等九縣。大士皆罹通海之獄。）乃亟往禽之。赦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葉氏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寧人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寧人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寧人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亦笑曰「寧人

之下也。」（見張譜）時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翹冤。其事遂解。至鍾山葉遣刺客。追至金陵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遇救得免。（按張譜云歸玄恭集有與葉嶠初書。爲亭林解說。）於是寧人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遊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天生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培有奴姜元銜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撰忠節錄指爲寧人作。寧人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天生爲告急於有力者。親赴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師承記）每念故國。發爲詩歌。悲壯激烈。（石韞玉撰傳）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嘗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綰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

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寧人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觀此則寧人之蓄所學。固欲待時而用。未嘗一日忘乎光復之大計也。」（自而東西至末錄鄧實節顧亭林學說）凡寧人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問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卽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師承記）有勝地。必訪名士。交好古君子。卿大夫致位巷處者。無不慕寧人。所至爭逢迎之。欣然欲與之游。唯不喜榮利。當事要人。拒不與通。（劉紹攷撰傳）方大學士孝感熊賜履主明史館事也。以書招寧人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特開博學鴻辭科。同邑葉閣學訥庵。長洲韓慕廬侍講。欲以寧人名薦。寧人致書曰。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毋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亭林文集與葉訥庵書）知寧人志不可屈乃已。於是寧人絕迹。

不八都。（張譜以上參節全謝山祖望鮎亭集顧先生炎武神道碑江子屏漢師承記張石洲撰年譜亭林文集國粹學報丙午黃晦闡節顧亭林學說（按張譜云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謝山蓋誤梨洲之事（刃繩具在無速我死）例先生也故從張譜）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夫今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忒。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與人書二十四）又與人書曰「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怫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與人書十九）是誠有爲而言者矣。崑山徐相國元文兄弟寧人之甥也。繼庵尙書未遇時。寧人振其困乏。至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妻卒於崑山。寄詩輓之而已。又二年壬戌正月。卒於華陰年七十。（據張譜改正墓表及師承記作六十九非）（神道碑）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弟子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傳之。（師承記）寧人之學。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

世之學（神道碑）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言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神道碑）

其論學則博學有恥爲先。（國史儒林傳本傳）其於友人論學書云。「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所謂博學於文者寧人復申之云。「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國家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又曰「禮誠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日知錄卷六博學於文條）所謂行己有恥者。寧人復申之云。「禮義治人之

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日知錄卷十三廉恥條）然而博文有恥之要。尤在約之以禮。嘗曰。「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文集儀禮鄭注句讀序）又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就學舍禮何由。」」（據亭林學說節錄）其於禮之界說。包含至廣。嘗曰。「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文集卷六答友人論學書）故寧人論學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廉恥之防潰。由於無禮以維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故其辨析名物。窮原竟委。切深不苟。不

爲夸大之言。（彭紹升撰述）

由是而考寧人學行之旨。非欲徒存諸空言。在求諸行事。故於家國之責。則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日知錄十三正治條）又曰。「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據亭林學說節錄）故寧人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救弊扶衰。（國史儒林傳）自經史以至國家典制郡邑堂故。以至聲韻金石輿地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源究委。條理燦然。其所著書皆有裨於世風學術。（亭林學說）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潘耒次耕日知錄序）太息天下乏材。以致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泥古之空言者。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

信。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久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神道碑）其於經學也。於易則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嘗曰。「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掃除聞見。并心學易。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文集卷四與友人書二）其於書已疑書序。及秦誓之僞。已漸起疑古之風。寧人之於音韻學也。嘗至萊州從任子良唐臣。假吳才老韻譜而校之。（張譜）遂精韻學。（神道碑）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創闢榛蕪。猶未邃密。至寧人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國史儒林傳）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蹟而不可亂。乃別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相遠也。初寧人爲韻書既成。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當時見其大異舊說。知者尙少。未及十年。而言韻者無不宗寧人者。

矣（劉傳）（文集卷二音學五書序）寧人自少既好訪求金石之文。謂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亦足以與諸史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所至名山巨鎮。無不尋求。登危峯。探竅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朽壤。可讀者必手自鈔錄。以得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著有金石文字記。求古錄。抉剔史傳。發揮經典。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以上據神道碑師承記金石文字記亭林學說相參而理之者。）

然寧人爲學之旨。雖以金石音韻之學。觀之似無用矣。然實以考證古書。與證明史學爲歸。故與人書曰。「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文集四與人書二十五）由是知寧人負用世之略。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神道碑）既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日知錄序）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之法。隨寓饒足。（神道碑）而其所至無不察民之隱。俗之臧否。故其與薊門當事論積粟之利。則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莫貴於貯米於倉。至來年而糴於

民之法。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用與薊門當事書之意）其見於文集著述處處皆然。於此而知寧人之學。必期關於朝政民生。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一本於致用。（師承記）

寧人爲學之旨。則在通方致用。而其治學精神。則在求知求真。蓋不求知則學術之鑽研也。必不能篤。不求真則其方法必不能確。茲舉寧人治音韻之學於前所未詳之意以明之。古無切韻之說。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讀某而已。洎後古音不明。後人往往以今音臆改古字。如朱子之詩經集註。爲叶音之說。其故在於不明音變之原因。故寧人曰。「然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繁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繁乎時者也。況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凡幾變矣。音能不變乎。所貴誦詩讀書尙論其當世之音而已矣。」故倡古詩無叶音之說。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此不知古音之過也。蓋四聲之起。始於宋王斌著四聲論。沈約撰四聲譜。於是始有四聲之說。古人之詩實無四聲之說。惟有遲疾輕重之分。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並用。騁蹕是中。騁蹕是騞。龍盾之合。鑒以鱸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合輶邑念四字皆平而韻騞。是古人四聲可以並用也。古人之詩雖無四聲之說。然韻